

【编辑推荐】



译林出版社
「加爱丽丝·门罗」
《岩石堡风景》
门罗 著

本书是小说和回忆录的结合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门罗在书中追述了先祖如何从苏格兰移民北美，又如何加拿大生根发芽，因此被视为一部私人家族史。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王安忆 著
《麻将与跳舞》
王安忆 著

本书编入王安忆文学评论15篇，谈及众多年轻作者的作品，她认为在年轻的作者笔下，新时代有更具挑战性的事物。

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「法埃里克·芒雄里高」
《贵族：历史与传承》
芒雄里高 著

这是一本关于法国贵族的演变历史的著作，贵族虽然在政治制度上消失，但许多精神和行为准则却流传了下来。



九州出版社
易小荷 董喙 主编
《SOUL ART: 客文艺·聚响》
董喙 主编

本书是“骚客文艺”MOOK系列的第一本书，王小山的幽默，蒋方舟的乐观，任晓雯的淡然……每个作家的性格跃然纸上，“骚客文艺”试图在互联网阅读的时代重拾中国文字的审美。



上海人民出版社
李硕 著
《南北朝三百年》
李硕 著

作者借助最新的史学研究成果，描绘出魏晋南北朝重大战役细节，展现出丰富的历史原貌，对魏晋南北朝历史进程作出了新的诠释。



商务印书馆
「英布伦特·埃利奥特」
《花卉：一部图文史》
埃利奥特 著

数百年来，欧洲人从遥远的异国搜集了众多植物种子和样本运送回家，创造出了我们所熟知的园艺花卉。本书不仅有精美花卉插图，还有花园花卉的发展历史。



一生纵横恣意的台湾作家李敖文笔犀利，批判色彩浓厚，嬉笑怒骂皆成文章，被文学圈内外广泛关注。作为文字深具力量的作家，很多人拿他跟鲁迅作比较。在文学评论家谢有顺看来，李敖缺乏鲁迅式的自我追问和自我反省，以至于他的文字在精神向度上无法继续向存在的悲剧领域挺进。——有时，自我的悲剧比历史的悲剧要深刻得多。但李敖的自负，使他轻易就放弃了自我悲剧这块更为重要的领域。

□谢有顺

李敖的文字有力量，但缺少文学应有的隐忍和暧昧

>> 与其说李敖是杂文家，还不如说他是思想者和历史学家

散文是自由主义的文体，往往与作家的心灵有着密切的关系，但它却不是适合作家在思想或精神上用力的地方。甚至由于用力过猛，着了痕迹，许多的散文就显露出失败和僵硬的面貌来，让人无法卒读。因此，散文写作一直被人视为一种柔软而亲切的话语运动（林语堂所说的“娓语”，大约指的就是这个意思），它有着最为广泛的语言边界，也有着最为自由的文体特征，以至于一切无法归类的文字都可称之为散文。

周作人、梁实秋、林语堂等人的散文就是成功的范例。读他们的散文最大感受是，你几乎看不到作家用力的地方，他们的力量好像不知不觉被分解到了那些文字的碎片之中；这种文字在阅读者的心灵中所起到的效果，也非以冲击力取胜，它更多的是给人智慧，让人舒适。

也有另一种散文方式，它是用力的，直接的，坚硬的，那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杂文。这种分类，早在一九二三年，周作人就在《地方与文艺》一文中概括出

了散文写作中的两种艺术风格：“第一种如名士清谈，庄谐杂出，或清丽，或幽玄，或奔放，不必定含妙理而自觉可喜。第二种如老吏断狱，下笔辛辣，其特色不在词华，在其着眼的洞察力与措辞的犀利。”不过，后一种文体成功的不多，也很容易变成应时之作。只有少数是例外，比如现代的鲁迅，当代的李敖，他们写的文字深具力量，这是由于他们见识非凡，自然，他们的文字也就成了散文用力的典范。

我喜欢李敖的坚决和博识。在我们这个庸常的时代，李敖式的人物不是太多，而是太少了。他胡说的时候挺多，但他那种直率、坦诚而尖锐的话语品质，为多数的写作者所没有。可以想象，多一些像李敖式的人物，文坛的献媚、吹捧文字将锐减。他或许能为文字多赢得一分敬畏，同时也让一些人对文字产生恐惧。文字的力量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真正显示出来。我现在担心的是，由于李敖的某种狂放和自大已经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，以至于他们会出于义愤而忽略李

敖在其他方面的成就。

其实，李敖是鲁迅之后少有的对杂文事业有实质性发展的人。我指的是，他的杂文不仅针砭时弊，而且与历史专论、资料考据结合在一起，并由此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文体风格。他不像其他一些杂文家那样，满足于呈现自己的道德立场，而是以考据为基础，步步推进，终使自己的大胆结论获得证实。本来，他有话直说，毫不留情的话语方式，是很难被推崇谦虚、宽厚和温和的中国人所接受的，但由于他经常用大量的材料说话，使得连反对他的人也经常无话可说。因此，李敖的文字比一般的杂文家要宽广、深邃得多。我们与其说他是杂文家，还不如说他是思想者和历史学家。尤其是在杂文这一文体如何与历史材料应用相糅这点上，我想，多数人是比不上他的。我读过李敖的《胡适评传》《蒋介石研究集》《中国性研究》等著作，觉得李敖自有他狂妄的理由——他的确有一些非凡的材料发现和与众不同的见解。

>> 鲁迅是一个悲观主义者，而李敖一直是乐观昂扬

但李敖与鲁迅之间的主要区别并不在这里。毕竟，鲁迅是一个悲观主义者，而李敖则一直是乐观昂扬的，无论外面的环境多么险恶，他一直没有放下自己那副自得和自满的精神架势，并坚持用揭人之短的方式来证明自己是对的。

这或许正是李敖的机心所在。

你很难想象，如果没有外面这层乐观主义和自我中心的保护色，李敖还能安全地活到今天；他如果在精神气质上也像鲁迅那样阴郁和绝望的话，今天的李敖，即便没有死在国民党的监狱里，至少也已经自我折磨得奄奄一息了。这是李敖的幸运之处，但同时它也造就了李敖在文字上的局限：他缺乏鲁迅式的自我追问和自我反省，以致他的文字在精神向度上无法继续向存在的悲剧领域挺进。——有时，自我的悲剧比历史的悲剧要深刻得多。但李敖的自负，使他轻易就放弃了自我悲剧这块更为重要的领域。尽管他也写小说，以期弥补，但事实上并不成功。

也就是说，文学上的李敖与思想上的李敖是并不对等的。作为一个史论家，他堪称出色，作为一个散文家和小说家，他却有

着明显令人遗憾的地方，我把它概括为两点：

一、缺乏文学的暧昧性。史论和思想可以要求尖锐，但文学在许多时候却要求暧昧。李敖也许把许多事情都想得太清楚，表达上也过于直抒胸臆了，它在某种程度上，必然造成对文学性的破坏，因为文学最动人的部分，往往就在暧昧不明的地方。没有暧昧，就没有文学。而李敖的《北京法源寺》等小说，里面之所以会充斥着大量议论文字，就可看作是他不会处理暧昧在文学中的作用而使用的补救手段。

二、缺乏文学的拙。李敖的文字有着明显的是非、道德判断，这对于论辩是有利的，但对于文学本身来说，就显得太直接了，尤其是他在行文中多半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说话方式，也未免显得太过聪明了。而我一直认为，好的文学，应该有拙的气质，特别是散文，更是要让人觉得作者的精神和情感流露都是缓慢的、沉着的、放松的。

可李敖的观念并非如此，他在《看谁的文章写得好》一文中说：“所谓文章，基本问题只是两个：一、你要表达什么？二、你表达得好不好？两个问题是二合一的，绝不能分开。”可见，李敖喜

欢直接明了的话语路径，但这个问题一旦落实到文学中，就没有那么简单了。

许多时候，拙而不笨，才是文学的大气。

这对李敖当然是苛求了。他这样的人，决定他不适合走这条暧昧而拙朴的文学之路，如果我们要求他写出柔软而亲切的散文篇章来，那就更没有可能了。他最专业的，就是在杂文和史论中表现自己的力量——设若把李敖的文字都看作是散文的话。我认为，他代表的乃是一种用力的散文，其特征是表达偏见，呈现锋芒。中间肯定会留下许多观点和论据上的漏洞，但由于这种文字的风格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，所以，即便有漏洞，也不会影响它在自己的论题上长驱直入。因为它要的本不是文字的正解，而只是思想的偏见。这点，与我们所熟知的柔软而温和的散文路径刚好相反。

散文往往是无力的，它一旦用力，走的一定是表达偏见（自由、深邃而迷人的偏见）的路子。这方面的成功者中，鲁迅如此，李敖也如此。

（摘自《散文的常道》，谢有顺著，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。标题、小标题为编者所加）